

世

變

與

維

新

晚明與晚清的
文學藝術

胡曉真 ● 主編



有
年
六
日
五
三
燕
子

中國文哲專刊⑬

世變與維新

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

主編 胡曉真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 / 胡曉真
主編。-- 初版。-- 臺北市：中研院文哲所
籌備處， 90
面； 公分。-- (中央研究院中國
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中國文哲專刊；18)

ISBN 957-671-777-9(精裝)。-- ISBN 957-
671-778-7(平裝)

1. 中國文學 - 論文, 講詞等
820.7

90007315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國文哲專刊●

世變與維新

——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

主 編 胡曉真

發行人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02) 2788-3620

印 刷 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西園路二段50巷4弄21號
電話：(02) 2304-0488

定 價 精裝本 新臺幣550元
平裝本 新臺幣450元

修訂一版 中華民國90年11月

二 刷 中華民國93年12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說明

本處於一九九八年七月開始進行為期兩年之「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由本處研究人員胡曉真、衣若芬、劉苑如三位共同主持。「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選取中國歷史上四個重要轉折期：魏晉南北朝、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晚明以及晚清為範圍，重新審視文學書寫與時代變遷之關係，並觀察文學傳統與文化現象在世局變動中的演進歷程。值此世紀交替之際，「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既回顧文學生發之時代意義，亦照古鑑今，省思中國文化的現在與未來。

本書收錄「世變中的文學世界」主題計畫系列國際學術研討會之二：「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會議論文。會議由本處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合辦，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六、十七日，假中央研究院學術活動中心召開，邀請臺灣、香港、日本、美國等地學者，共發表一篇專題演講及十五篇論文，同時有約二百多位學者與會共襄盛舉。會議旨在跨越歷史、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疆界，一方面分別探討晚明與晚清時期的文學作品與文化現象，一方面將晚明與晚清並列，從中求異尋同，考察時代變動下文人與大眾的情感對應、內心掙扎，與批判精神。

會議結束後，根據本處相關規定成立「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由學者先行參酌與會學者之意見，重新修訂論文後提交編輯委員會，由委員會送請二位相關學者專家匿名審查，再由論文作者就審查意見修訂，然後定稿。

研討會中有數篇論文以英文發表。論文集編輯過程中，李惠儀教授大作由作者自譯為中文；王德威教授大作委請葉美瑤女士

代譯；至於韓南教授與魏愛蓮教授之宏文，則仍以英文存其原貌。

「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舉辦，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及行政院文化建設基金管理委員會贊助，特此致謝。本論文集得以完成，論文作者與匿名審查人居功甚偉；編輯過程中，由胡曉真博士擔任主編；張雁雯小姐綜理編務；鄭誼慧小姐協助核對資料；謹此一併致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二〇〇一年五月

目次

出版說明

- | | | |
|-----|--------------------------------|-----|
| 1 | 導言（一） | 胡曉真 |
| 12 | 導言（二） | 王德威 |
| 17 | 試論《唐詩歸》的編集、版行及其詩學意義 | 陳國球 |
| 79 | 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 | 金文京 |
| 103 | 晚明俗文學興盛的精神背景 | 大木康 |
| 127 | 歷史與怪獸
——檣杄閒評、檣杄萃編、今檣杄傳 | 王德威 |
| 189 | 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 | 王璦玲 |
| 301 | 禍水、薄命、女英雄
——作為明亡表徵之清代文學女性群像 | 李惠儀 |

- 327 凝滯中的分裂文本
——由《夢影緣》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敘事 胡曉真
- 389 山中傳奇
——《老殘遊記》的女性敘寫 張淑香
- 429 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 Ellen Widmer
- 467 世變中的女聲
——傳奇《六月霜》之秋瑾形象及其意涵 華 瑋
- 515 論吳趸人小說中的女性觀 黃錦珠
- 549 Wu Jianren and the Narrator Patrick Hanan
- 589 「以中化西」及「以西化中」
——從翻譯看晚清對西洋小說的接受 王宏志
- 633 劉熙載《藝概·詞曲概》發微 龔鵬程

導言(一)

胡曉真

面對晚清的變局，嚴復曾慨嘆：「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並深惜中國有識之士，「待今日而始知其危」（嚴復：〈論世變之亟〉）。時危國難，知識分子應當奮起救亡圖存、力挽狂瀾，這樣的認識與聲音籠罩著晚清所有的政治與文化論述。中國這種強烈的變局意識，自晚清以來，一直未曾或減。姑不論二十世紀初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爲了在家國危難中尋求現代化的可能，往往不惜採取決裂的手段，就是到了邁入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兩岸的中國人仍舊各自認爲身處亂世，苦於如何弭亂治平，進而與世界並肩齊頭。或者真的由於百年苦難未曾或歇，從晚清到當代，雖然已幾經人世變換，但末代危機與變局意識，卻未必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衰。

而有趣的是，晚清人痛思國家大廈將傾，往往回顧晚明的駭人亂象；而五四人嚮往現代化的美麗遠景，卻也一再回味晚明的絢爛光彩。到了甫經世紀交替的今日，中國在政治、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仍處在晚清以至五四的餘音迴盪中，而晚明的光環遂也經由一個「折照」¹的過程，奇異地盤旋不去。當然，從明末到清初，庶民經歷戰亂殘殺、流離顛沛；文人體味易代之痛、黍離之悲，更面臨生死仕隱的抉擇，其身體的創傷與心靈的掙扎，

¹有關「折照」的概念以及其與晚明晚清研究的關係，參見熊秉真：〈歷史之幻與文字之真——折照晚明與晚清〉，《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9卷第4期（1999年12月），頁57-62。

在在皆有記錄。而晚清知識分子夾處於內憂外患之中，撫今追昔，回思前朝覆亡經驗，其感懷的心情自然可以理解。迨民國建立之後，五四知識分子追求「現代」與「進步」、「開放」與「自由」，渴望脫離傳統的桎梏，則晚明一代風流作為緬懷的對象，又誰曰不宜？然而，如此簡單清楚的邏輯，似乎仍無法完全解釋何以明清之際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一直保有魔咒一般的魅力？或許晚清的代表人物之一康有為的觀察可以給我們若干啓示。康有為在論晚明名將袁崇煥時，有感於明清之際巨變的歷史影響，慨然而發此語：

嗟夫！明清之際，關於中國亦大矣，非只繫一朝之興亡也。
（康有為：〈袁督師廟記〉）

誠然，兩千年的改朝換代經驗，即使對歷史感特別強的中國人來說，也已經徒留「幾度夕陽紅」的吁嘆。故明清之際之所以在近代及現代中國人心目中持續佔有一席之地，除了時代的接近外，必如康有為所說，有「非只繫一朝興亡」的理由。正是這些文化、社會、或歷史上的特質，牽繫了近代中國晚明與晚清兩大世變，甚至縮和了世紀交替的當代。這些具有長遠歷史與文化影響的特質，如何指出？是否恆常？有何變異？在明清時期的文化現象中如何展現？又在何種意義上對當代文化反思有所啓發？這些問題正是本書各篇論文或隱或顯的關懷所在。

明清之際「關於中國」乃至「非只繫一朝興亡」者，文史學者可由不同的眼光與訓練去觀察。淺見則以為晚明的獨特魅力，在於其兼具「結束」與「開始」的詮釋可能性。正因如此，急於反省「結束」之將至的晚清，與切切盼望新文明之「開始」的五四，都能分別在晚明文化中找到自己想要的蛛絲馬跡。歷史現實

固然自有規律並且斑斑可考，但是對歷史的論述以及文化、文學、藝術的相關發展軌跡，卻往往有如一部小說、一場大戲，處處洩漏著非「自然」的運作痕跡。任何的歷史詮釋，任憑考證之精、分析之詳，也很難免這種「說故事」或者「情節化」的制約。所以我們現在重新體察晚清以及五四對晚明文化的描述與體會，彷彿目睹一個大故事的構成，其中有真有幻，有因有果，有目的有指向，有開始有結束。如果從敘事學的觀點來看，寫小說，總是先有結果才會有開始。結果不但先於開始，也決定了開始。清初、晚清或五四之看待晚明，其實皆可如此解釋。而我們今日回思晚明與晚清，何嘗不是重新說一個故事？何嘗不夾雜了我們的需要與定見？只是我們對自己的視野，應該多了一分自省的能力。其實，不論「開始」或「結束」，都是有時間展延性的觀念，而非一刀兩斷的節點。人在思考「結束」的時候，必是感受到「結束」來臨的迫切；但更重要且較易為人忽略的是，思考結束的時候，必然也預見一個開始的到來。人們在理解一段歷史時期的時候，往往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存著開創新時代的目的，所以更要去建構一個結束。這在發生朝代更迭的時代，尤其明顯。當然，每一個朝代在建立之初，就面對了有可能結束的潛在危機，正因如此，所以要一直回顧以前的歷史，確立其結束，也確保自己的開始。明清之際的歷史詮釋與文化論述就是如此。晚明人看當代局勢，已有江河日下的感覺。預見結束即將到來，「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批判當代文化的黑暗面。到了清初，須要開創一個和平的新時代、新盛世，則必然還要再強調晚明所代表的「結束」、「末」的意義。如果套句流行的術語，那麼可說在急於建立自己的清初以至盛清時期，晚明是被視為「他者」的。晚明的「結束」特質，在入清以後文人反省明朝覆亡時，一再被痛切描述並批評，晚明因此被塑造成一個結束與沈淪的象徵。然而，到了晚清乃至五四，情況

卻倒轉過來。晚清變成舊與結束的象徵，而爲了開創新的國族與新的文化，必須找一個源頭。此時，晚明突然從一個時代的結束的象徵，變成一個新時代與新文化開端的可能發源地。開始或結束，在時間之流中原來並不一定佔有固定的位置。那麼，在五四新文化論述中成爲「舊」與「末」之最典型象徵的晚清文化，是否也還有展現其他面貌的可能性？這個問題或非本書所能回答，但目前明清研究方興未艾，筆者認爲它應該是未來大家共同思索的方向之一。

學界對晚明文化的研究，早已成果斐然。舉凡晚明時期中國思想、文學的大膽推陳出新、學術與創作中極端個人化的表現、王學末流的發展、情教觀的提出、戲曲小說的興盛、女性大量出現於文化舞台、印刷出版事業的繁榮、商業與物質文明的空前興盛等等現象，及今思之，皆猶有驚世駭俗之處，也仍是學者努力探索的對象。本書所收論文中，有多篇對這些研究方向，或者發揚承繼，或者另闢蹊徑。晚清文化的研究也自有傳統。晚清時期文化生產模式丕變，新舊、中西思潮彼此激揚生發，餘波盪漾，其影響直至二十一世紀初而不衰。晚清文學一方面要與舊傳統劃清界線，一方面要與未來的新文學完成銜接，結果卻是上承下續，雖新猶舊，與過往藕斷絲連，對未來欲迎還拒，幾乎成爲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預（寓）言。這些都是本書所收晚清相關論文共同課題。而由於各篇論文皆由探討中國近代兩大世變時期的文化現象出發，所以研究焦點或有不同，關懷的方向卻若合符節，而論文間彼此參照、論辯的情況亦所在多有，尙待讀者的爬梳推敲。

有關女性與世變的關係，往昔的討論多數著重於描繪婦女在亂世中的受難角色；或者飄零異鄉、流離失所，或者家族遭戮、身被蹂躪，或者寧死不屈、捐生守貞。至於婦女本身對世變的思

考及主動參與，或者女性價值在世變中的意義等等，則或者由於資料未被發掘，或者受限於研究者的視角，很少受到重視。本書中有多篇論文關懷女性的問題，彌補了這項缺憾。中研院文哲所華瑋博士在〈世變中的女聲——傳奇《六月霜》之秋瑾形象及其意涵〉一文中，討論了晚清時期以傳奇雜劇形式對秋瑾的幾種描繪。秋瑾是舉國聞名的女革命家及婦權倡導者，她的事蹟本來就標示了晚清時期女性面對世變，開始有了坐待災難以外的更積極的選擇。然而華文的重心並不在秋瑾本人，而在時人對秋瑾的認識與呈現。本文深入剖析了秋瑾身後出現的幾種戲曲文本，而由本文所舉的例子中，作者發現在眾口一詞的同情聲中，唯有由女性執筆的作品《六月霜》跳脫了男作家對秋瑾愛國精神的單一描繪，進入秋瑾的生命歷程與作為女性的處境，呈現了知識女性在晚清世變中的複雜形象。晚清有秋瑾這樣的「競雄」典範，那麼明清易代之際又如何？哈佛大學李惠儀教授在〈禍水、薄命、女英雄——作為明亡表徵之清代文學女性群像〉一文中就處理了清代文人如何藉由奇女子形象，寄託自己的自我反省與歷史判斷。而誠如作者指出，這種奇女子形象其實還延伸到晚清知識分子對世變的理解與呈現，再次見證筆者前論晚明與晚清的映照關係。陳圓圓、林四娘等女子在文人筆下，由薄命弱女轉化為女英雄，說明了文人於亂世中的無奈感與文學想像的超越力量。李文探討的雖然是明清之際的人物，其觸角卻延伸到晚清文人對明清之際的借用；華文以秋瑾形象之塑造為焦點，但也以明清婦女的戲曲創作為背景。二文之間的交集，大有讀者進一步追索的餘地。

中研院文哲所胡曉真的〈凝滯中的分裂文本——由《夢影緣》再探晚清前期的女性敘事〉與臺大中文系張淑香教授的〈山中傳奇——《老殘遊記》的女性敘寫〉雖然分別處理女性與男性的作品，但都以現實與理想的對比為討論中心。胡文指出《夢影緣》

全書旨在對人世現實的厭棄與對永恆仙鄉的追求。該書的女性作者對人事滄桑與時光推移極為畏懼，因而產生存在的荒謬感，轉而以仙山的想像為寄託。本書作於晚清前期，而書中洩漏的對變化與前進的恐懼，恰巧說明了當時的歷史現實——社會與文化皆開始進入劇烈變化的曖昧情況。小說對晚明情教的繼承與篡改，則顯示晚明與晚清的內在聯繫。胡文揭示小說以人世變幻為可厭的現實，以仙山永恆為可欲的理想，代表了小說的晚清前期的特質。而小說對趨近凝滯狀態的穩定秩序的渴求以及對任何變動的焦慮，更指向女性感知變動將至時的深層慾望。同樣以山為理想的象徵，張文處理的則是男性作家藉由神女形象投射的救贖想像。作者追隨小說的發展主線，發現男主角所經歷的一系列傳奇女性都與「山」有密切關係。山的意象因此被賦予了神祕文化寶藏的涵義，而山中女仙則代表解救亂世危局的一種選擇。就文學傳統而言，《老殘遊記》改寫了山中女仙的情色神異模式，讓女性轉而綻放前所未有的知性智慧，而山的意象也跳脫修煉尋藥的寓意，而達到人山合一的境界。張淑香認為相對於小說中以公案為主線的敗壞的、父權的現實世界，山中世界以及由女性所象徵的智慧才是作者心目中解救晚清中國危機的唯一法門。讀者如果回思李惠儀的分析，當可得見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品中，實在具有多樣的寄寓可能。而胡曉真對《夢影緣》中女性焦慮的觀察，如與華瑋對女性創作秋瑾相關戲曲的分析合併觀之，則晚清由鴉片戰爭到二十世紀初這數十年間，女性人生觀的變化不可謂不大，而在此「世變之亟」的期間，社會、文化變遷之巨亦由此可見一斑。

同樣以婦女與世變的關係為焦點，美國維斯聯大學魏愛蓮教授(Ellen Widmer)的“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一文探討的是 1903 年閩秀單士釐所作的

《癸卯旅行記》。但不同於《老殘遊記》是男作家藉由想像的旅程寄託對晚清國難的感懷，《癸卯旅行記》則是一名婦女實際旅遊的記錄。單士釐是標準的明清才女，也終身服膺傳統閨範。然而，由於丈夫是外交官，單氏得以因緣際會地接觸改革思想與外國文明。因此，單氏對晚清世變的理解，反映了她的出身、性別、婚姻、以及生活觸角的廣度。在遊記中，她表達自己提倡婦女教育的態度，也毫不隱藏身為女性的自己對遊歷的興趣。魏愛蓮也分析了單氏憂心國事的心情，以及對日本富強的欽羨。由外國的經驗反思中國的危局，而出之一女子，這本身就是晚清文化與社會變遷的表徵。

二十世紀初的《癸卯旅行記》及《六月霜》展現女性開始自覺地思考世變與自身定位的問題，那麼男性文人對此新趨勢如何反應？中正大學中文系黃錦珠教授的〈論吳趼人小說中的女性觀〉就以晚清小說家的代表人物吳趼人為例，說明男性同樣夾處新舊之間的矛盾。黃文指出吳趼人關心婦女問題，也表態支持女權，但又時時不忘維護傳統婦德。這種游移於開明與保守之間的態度，黃錦珠認為不但是吳趼人個人的心態，更大致代表了晚清當時多數知識分子的女性觀。有趣的是，黃文特別分析了吳趼人小說中對女性遊歷者的描述。吳趼人筆下女性人物的遊歷經驗或者出自被動的避難，或者出自主動的追求，但都顯示婦女拓展生活領域的可能性已漸漸出現，只是遊歷的視野還侷限在個人的情感與婚姻上。揆諸魏愛蓮對單士釐的分析，可以發現像吳趼人這樣的晚清小說家，一方面的確代表晚清女性觀的擺盪特質，一方面則還未體認到當時女性已經有了超出想像的經驗與視界。在晚清這樣一個多變的世界裡，誰說想像一定比現實走得更遠呢？

然而，在傳統上，女性固可借為託喻，但歷史的反省本非婦人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王德威教授的〈歷史與怪獸——檣杌

閒評、檣杄萃編、今檣杄傳》一文處理的就是男性作家的歷史觀。本文藉由「歷史」與「怪獸」的共同代名詞「檣杄」，縮合三部不同時代的小說，也嚴肅地思考晚明、晚清以及現代三者之間歷史的關連與文學表現的影響，完整地實踐了「世變與維新」計畫的原始構思。全文以姜貴的反共小說《今檣杄傳》為本體，首先指出該作在簡單政治意識形態以外具有深刻的歷史關懷，尤其是對惡的體認；繼而延伸討論晚明時事小說《檣杄閒評》與晚清譴責小說《檣杄萃編》對邪惡之生成與機制的描述。全文層層相扣，深度探索了歷史現實與小說傳統中近代中國的一部「怪獸史」的相互指涉。同樣出於對歷史意識的關懷，中研院文哲所王瓊玲博士的〈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則探討歷史劇。本文認為明末清初由於現實上的易代之變、思潮上的情真理論、以及學術上的務實學風，促成了許多歷史劇的出現。作者認為歷史劇必須敷演重大歷史事件而大節目皆須有史實依據，且劇作家必須在情節鋪陳間表現自己的歷史詮釋。全文深入探討創作虛實論、審美屬性、視界交融等問題，而對個別作品的分析亦交織其中，全面地研究了明末清初歷史劇的藝術特質。

兩位日本學者——京都大學的金文京教授與東京大學的大木康教授——不約而同地回歸到晚明的社會與文化背景。金文京教授的〈湯賓尹與晚明商業出版〉一文以人物為出發點，思考晚明出版業士商合流的複雜情況。晚明出版業在中國出版史上十分重要，相關研究也很多，但金教授別出一格，藉由一個爭議性的歷史人物湯賓尹，以見當時出版活動的特質。根據金文，湯氏以國子監祭酒的崇高身分，與書商往來密切，正反映了晚明儒商之間的共生關係。這正是晚明社會極重要的特色之一，近年學者多有

論述²。同時，本文也重新理解湯賓尹其人，對湯氏「東林壓迫者」的歷史定評提出其他思考的可能。大木康教授的〈晚明俗文學興盛的精神背景〉則探索晚明士人的內心活動，藉以解釋俗文學何以受其青睞。本文首先確認晚明戲曲小說等俗文學的中堅支持者正是讀書人，而為了說明文人之所以開始注意俗文學的潛力，大木則創用了「堵塞感」一詞。所謂「堵塞感」，指的是文人發現詩文創作在自己的時代已難以突破的心態。大木甚至認為這種精神狀態是有明一代文人的基本心態，而尤以晚明為甚。金文京由儒賈關係與出版商業看晚明文化的社會背景，大木則由文人精神看晚明文學特色的成因，二者一外一內，分別代表了了解晚明文化的兩種途徑。

香港科技大學陳國球教授的〈試論《唐詩歸》的編集、版行及其詩學意義〉一文同樣由對晚明出版文化的關懷出發，探討晚明當時流行的詩選作品如何編選成書，又如何表現了選者的美學價值。陳文認為《唐詩歸》正是編者為了推廣竟陵派詩學而作的，其意在與傳達復古詩論的選本相抗衡。例如選詩情況透露其重視中晚唐詩的詩史觀，評語批點顯示對「情豔」的昇華理解等等，在在可見竟陵派求新求變的身影。另外，本文也檢視了《詩歸》的各種刻本，發現某些版本的精美形式本身就是吸引讀者的要件，而該書本身配合市民品味的一面，更指出《詩歸》不僅是一個孤高特異的選本，而是晚明雅俗辯證下的產物。由此回思金文京教授的論文，彼此當可互證晚明印刷出版的活躍，以及文人介入商業的情況。

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教授〈劉熙載《藝概·詞曲概》發微〉

² 相關討論，亦可參見「世變中的文學世界」專輯 IV，《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3 期（2000 年 9 月），頁 3-29。

一文處理的是一個晚清詞曲論的例子。本文意在翻案，論說的重點在劉氏詞曲論的價值、與王國維詞論的關係、以及與常州詞派的關係。誠如作者所言，劉氏的詞曲論向來不太受到重視，即有論者，也多半以其與王國維及常州派的關係出發。龔鵬程則認為劉氏與王氏在詞史與批評標準等方面所差甚遠，亦不同於常州派之講寄託。晚清詞論的研究者或許對這些問題有不同見解，此後或可開啓更多相關的論辯。筆者以為尤其有趣的是，龔文特別指出劉氏不同於王國維之融會西學，堅守本位的文化立場。這種態度在晚清文化的繼續發展中，是否還有一定的代表性？這當然不是此處可以回答的問題，但卻引領我們進入以下兩篇論文的探討領域。

誰都知道晚清文化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至鉅。然而西風乘何而來？文化影響的媒介才是最重要的。進口、交換、翻譯這些現象所以是晚清文學與文化研究極重要的部份。甫自美國哈佛大學榮退的韓南教授（Patrick Hanan）是「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的特約演講人。韓南教授近年著意於晚清至民初小說，“Wu Jianren and the Narrator”一文便是對吳趼人小說藝術的思考。本文開宗明義地點出吳趼人在中國文學轉向現代的過程中的關鍵地位。韓南認為晚清所謂「現代」，指的應是作者對世變必須有所關懷，而且要利用非傳統的文學方式表達其關懷。而吳趼人的小說作品就是最佳的範例。吳氏勇於實驗小說技巧，尤其在時序、結局設計、以及敘事者視角等問題上，更扮演首開風氣的推手角色。本文便以敘事者及視角人物為中心，探討吳趼人幾篇代表性作品。論文對小說敘事分析之細膩，實令人過目難忘。韓南也特別指出吳趼人對西方文明的態度十分複雜，這種態度與他的小說實驗，似乎矛盾，但自有扣樞相關之處。晚清小說研究常易流於簡單的政治、社會或意識型態批判，